

惜別

止庵

惜别

止庵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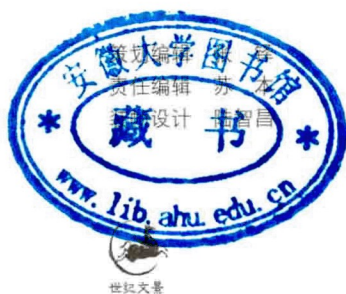
惜别 / 止庵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208-12275-8

I. ①惜… II. ①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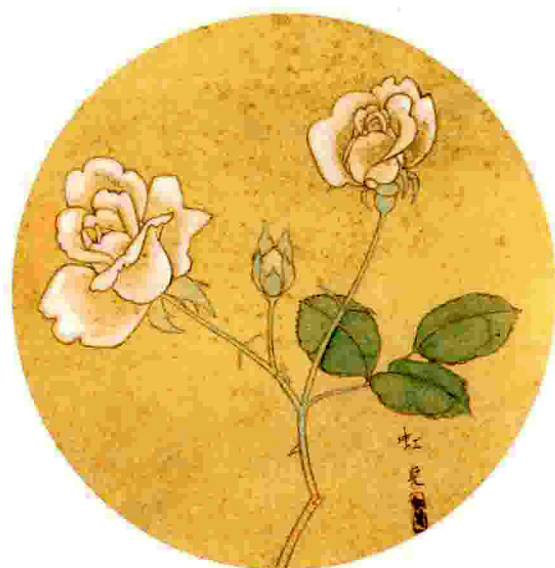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4513 号



惜别
止庵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50 × 1168毫米 1/32
印张 10.125
插页 8
字数 184,000
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2275-8 / I · 1254
定 价 45.00元



藤谷虹儿 作

文
景

Horizon



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徘徊将所爱，惜别在河梁。

——王融《萧谘议西上夜禁》

存者且偷生，死者长已矣。

——杜甫《石壕吏》

目 录

第一部分	存在与不存在	1
第二部分	曾经存在	35
第三部分	在死者	175
第四部分	不存在之后的存在	233
	附 记梦	265
第五部分	向死而生	289
第六部分	留影	309

第一部分

存在与不存在

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“生离死别”这句成语。汉无名氏《为焦仲卿妻作》：“生人作死别，恨恨那可论。”乃以“死别”形容“生离”，然而这也只是形容而已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我在父亲去世后写过下面这段话：父亲去世给我的真实感觉并不是我送走了他，而是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一段路，他送我到——那也就是他在这世界上的最后时刻——然后他站住了，而我越走越远，渐渐看不见他了。

我的母亲也去世了。

父亲九十岁冥诞那天，我住在日本高野山一处“宿坊”里。夜晚寂寥，浮想联翩：父亲活到现在刚满九十岁，而他去世已经十八年了。十八年是多么漫长，这十八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，十八年前去世的父亲离我多么遥远——遥远到我已经接受了他去世的这个事实。父亲在我心中，已经与笼统的、一般的“死”联系起来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对我来说父亲真的是一位故人了。虽然回忆起他，音容笑貌仍然浮现眼前。

相比之下，母亲的死给我的感觉仍然是单独的“死”，是“这个人”的“死”，我仍然在体会已经不存在了的她的感受、想法和心境，我还没有离开“她的世界”。回过头去，我还看得见她。

有一次去看话剧，忽然悟到：父亲去世，我的人生第一幕结束了；母亲去世，我的人生第二幕结束了；那么现在是第三幕，也就是最后一幕了。父母都不在了，对我来说，我出生之前的岁月好像尽皆归诸虚无，很多历史的、背景的、亲缘的关系随之消失。当父母之一活着时，我还感觉不到这一点。

这念头使我悲哀——为父母，也为自己。

那个夜里，接着大哥报告母亲病危的电话，我和两个姐姐赶到医院。走进病房，看见母亲在病床上大声捋气，我想到《庄子》讲的“竭泽之鱼”：“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”、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”——可是母亲得不到那个“相与”者了，她独自抵抗不了死亡。呼吸、血压、心跳相继衰竭。我一直握着她的手，她的体温倏忽丧失，手变凉了。我再也没有母亲了。

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亲历一个人从生到死。后来我读内山完造作《临终前的鲁迅先生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先生的额头摸上

去还是温热的，手也是暖的，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，脉搏也停止了跳动。我一只手握着先生的手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先生的额头上。渐渐地，我感觉到手下的温暖慢慢地退去了。”不知是否人各有异，但我母亲的确不是这样的死法。

母亲死在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三点四十四分。11-22-3-44。像是一首素朴极了的曲子，飘逝而去。



两天之后，我们护送母亲的遗体去殡仪馆火化。

遗体火化之后有个“拣骨”仪式，每位亲属用夹子将一块骨灰放进骨灰盒的丝袋里。我的外甥没夹住，骨灰掉在不锈钢盘子里了，啪嗒一声。在白色的骨灰里，有一大块黑色的东西，那是个人工股骨头，是母亲一年前骨折做手术时植入的。不知道它原来就是这种颜色，还是被烧焦了。看见它，比看见母亲的骨灰更让我受到震撼。原本这是不可能看到的，看到它只能是在母亲死后，甚至是从这世界上消失之后。没有比这更让我确认母亲的死了。看见这个东西，还让人感到是暴露了死者非常隐讳的秘密。殡葬工边用铝勺将骨灰压碎，边说，这人工股骨头不要了罢，我们会深埋处理的。

葬礼——向死者告别。实际上所告别的那个对象已经走了。只要活着，就还是“我们”；死则是死者一个人的事。

世上什么事情都没有结论，唯独死亡是结论。然而死亡本身也许还需要一个结论。

母亲去世不久，圣诞节到了。家里收着一封寄给她的贺卡。信封带点淡淡的黄色，很温馨，上面写了寄信人的地址姓名，是她小时候的一位朋友。我把信封放在母亲的遗像前，没有拆开。几回想到应该去信通知一下，但一直没有写。虽然我也知道，这是很失礼的。

此其我想到阿尔贝·加缪的《局外人》，好像多少能理解主人公默尔索了。大家对他的印象总说是“冷漠无情”，也许并没有注意到，这是一篇默尔索的第一人称小说。作为不得不面对陌生听众的叙述者，也许他压根儿不愿意讲“今天，妈妈死了”这类事情。我是你们的“局外人”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“局内人”。强使之言，也只能如此。

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讲述的一个故事与此性质相当，虽然当事人的表现完全两样：

“阮籍遭母丧，在晋文王坐，进酒肉。司隶何曾亦在坐，曰：‘明公方以孝治天下，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，宜流之海外，以正风教。’文王曰：‘嗣宗毁顿如此，君不能共

忧之，何谓？且有疾而饮酒食肉，固丧礼也。’籍饮啖不辍，神色自若。”

阮籍的举止有违理法，司马昭却不拘表象，看出他“毁顿如此”——也就是什么都顾不得了，理解自深。刘孝标注云：“《魏氏春秋》曰：‘籍性至孝，居丧，虽不率常礼，而毁机灭性。’”

《礼记·檀弓》讲了不少死了母亲的儿子的故事，多强调为遵守礼而克制情，只有两则例外，一是：

“乐正子春之母死，五日而不食。曰：‘吾悔之，自吾母而不得吾情，吾恶乎用吾情？’”

一是：

“孔子之故人曰原壤，其母死，夫子助之沐椁。原壤登木曰：‘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。’歌曰：‘狸首之斑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’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。从者曰：‘子未可以已乎？’夫子曰：‘丘闻之：亲者毋失其为亲也，故者毋失其为故也。’”

讲的都是容忍真情，但前一则说可以“不及”，后一则说“过”亦无妨，虽然“过”的表现看上去不仅“不及”，甚至“寡情”。孔子对原壤的态度尤可细细揣摩。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：“吴氏澄曰：‘从者以壤无礼已甚，欲夫子绝之，夫子以为亲故之人虽有过失，未可遽失其为亲故，隐恶以全交也。’”孔子若认定原壤有“恶”，何必要“隐”要“全”呢。“或问

朱子：‘原壤登木而歌，夫子为弗闻而过之，及其夷俟，则以杖叩胫，莫大过否？’曰：‘如壤之歌，乃是大恶，若要理会，不可但已，只得且休。至其夷俟，不可不教诲，故直责之，复叩其胫，自当如此。若如今说，则是不要管他，却非朋友之道矣。”此话更无道理。孙氏自己说：“然壤之心实非忘哀也，特以为哀痛在心而礼有所不必拘耳，故夫子原其心而略其迹，而姑以是全其交也。若朝死夕忘，曾鸟兽之不若者，圣人岂容之哉？”虽然稍得要领，但末了补充的几句却嫌多余。孔子“亲者”云云，系针对原壤与母亲的关系而言，“故者”云云，系针对自己与原壤的关系而言，即原壤并未“失其为亲”，我亦勿“失其为故”，这是人情味很重的话。原壤登木而歌，正是其表达悲哀的独特方式，与阮籍“毁机灭性”相仿；而孔子对此同样懂得，至于唱的什么则在所不计。

伊壁鸠鲁那句著名的话“死不是死者的不幸，而是生者的不幸”，我知道很多年了，但如今才真正有所体会。死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姑置勿论，但它并不一概是生者的不幸，而只是生者之中很少一部分，甚至是极个别人的不幸。

读《礼记·曲礼》，将“居丧之礼，毁瘠不形，视听不衰，升降不由阼阶，出入不当门隧。居丧之礼，头有创则沐，身有疡则浴，有疾则饮酒食肉，疾止复初。不胜丧，乃比于不